

林语堂小品

幽默人生



林语堂小品
幽默人生
何乃安 编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七二一五工厂华兴分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25印张 1插页 190,000字

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60,280册

ISBN 7 -5360-1004-4/I·897

定价: 3.8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中国现代作家、一代幽默大师林语堂的小品文选集。

作者以他天赋的幽默才能，极其雍容的文笔，娓娓讲说他的人生哲学。他力求将中国古代的生活智慧同现代工艺文明融合起来，成为一种宜于享用的中产阶级的哲学：旷达，温厚，适度，快乐。幽默是他的哲学精髓。在书中，从人类观念，人生态度，直到种种的具体问题，如婚恋，家庭，日常生活，大自然，以及文化方面的享受，无论巨细，都有着酣畅的议论，切当的批评，哲趣的感悟。古今杂糅，说东道西，引经据典，亦庄亦谐，具有甜畅的围炉闲话的风致，充分显示了性灵小品的魔力。

林语堂一生著述丰富。他的著作，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无论在东西方均极受欢迎。仅《生活的艺术》一书，在美国就印行了40版以上，因此获得“文化人中之龙凤”的美誉。

编辑者说

人生是人们必经的一段有终点的生命历程。从英雄贤哲到芸芸众生，无不以刀，以笔，以心，以手，以血，以泪，书写各不相同的人生哲学。

林语堂博士自称他的哲学是一种“生物学的人生观”，认为：人生没有所谓好坏之分，只有“什么东西在那一节季是好的”的问题，所以，只须循着节季去生活，生活的目的就是享受人生。他力求将中国古代的人生哲学同现代的工艺文明糅合起来，成为一种宜于享用的中产阶级的哲学：旷达的哲学，温厚的哲学，适度的哲学，自然是快乐的哲学。这种快乐，显然不是那种纵意而为，如痴如狂，全身浸淫的快感；譬如笑，就不是捧腹大笑，而是深觉人生底蕴的健全的嬉笑，会心的微笑，可谓幽默的人生。林博士的哲学，自然含有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玩世主义和西方资产阶级享乐主义的味道，当不是我们所仿效的，但是无论如何得承认，他的哲学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完完全全是一位“快活天才”的抒情哲学。

林语堂，福建龙溪人，原名和乐，笔名语堂。他于1895年10月出生于一个传教士家庭，早年求学于厦门寻源书院和上海圣约翰大学，后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德国的耶拿大学和莱比锡大学，分别获硕士和博士学位，深受西方现代文化思潮

的影响。1923年回国，历任北大、北师大、女师大教授，次年参加语丝社，从事社会批评和思想批评，并直接加入反对北洋军阀及御用文人的斗争。1926年，为了逃避军阀政府的压迫，他南下厦门，在厦大任教授、文科主任。1927年，由于目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从此思想倒退，意志消沉。早在留学期间，他便对英国随笔的幽默雍容的风格十分欣赏，1932年开始，即先后创办了《论语》、《人间世》和《宇宙风》三种小品文刊物，高张“幽默”的旗帜，被称为“幽默大师”。1936年移居美国，专门从事英文著述。“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是他的自我写真。1966年到台湾定居，1969年当选为台湾国际笔会会长，1975年被推选为国际笔会副会长，并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之一。1976年3月病逝于香港，享年81岁。

林语堂一生著述颇丰，有文学创作、语言和文学研究，以及教科书等，计30余种。他的著作，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无论在东西方均备受欢迎。仅《生活的艺术》一书，在美国就印行了40版以上，因此获得“文化人中之龙凤”的盛誉。

林语堂天性随和，且富于幽默感。在他那里，幽默被提升为“人生的一部分”，“是一种人生”。这种人生，“加入悲天悯人之念”，“带一点我佛慈悲的念头”，深远超脱，清淡自然，随随便便，庄谐并出。在表述自己的人生观时，他随处使用幽默的笔调，也即最富有个性的“娓语式笔调”。他说：“幽默并非一味荒唐，既没有道学气味，也没有小丑气味。是庄谐并出，自自然然畅读社会与人生，读之不觉其矫揉造作，故亦不厌。”他自称创出了一种风格，这

种风格的秘诀就是“把读者引为知己，向他说真心话，就犹如对老朋友畅所欲言毫不避讳什么一样”，“具有甜畅的围炉闲话的风致”。并且说，他写的书都具备这个特点，从而“自有其魔力”。对此，他是颇为自得的。

本书系从林语堂博士丰富的著述当中，选择了有关人生的部分编选而成。这些小品文字，从人类观念，人生态度，直到种种具体问题，诸如家庭，日常生活，大自然，以及文化方面的享受，无论巨细，都有着痛快淋漓的议论，简明切当的批评，充满机趣的感悟，集中显示了林氏的“魔力”所在。

全书共分四辑，曰“快乐的人类”，曰“婚恋与家庭”，曰“适意的享受”，曰“人生的自由”。最后一辑，提供了不少关于他本人的生活材料，可以作为他的整个社会观人生观的印证，用他的话说，是“私人的证言”。

其实，他的所有文字，又何尝不是他私人的一篇证词呢？所谓“幽默人生”，既是他所倡言的，又是他所践行的。虽然，间或的嬉皮笑脸，滑调油腔为编者所不喜，但是得承认，林博士毕竟是一个坦诚的人。

目 录

1 快乐的人类

人生快乐的问题.....	3
以放浪者为理想人.....	8
论幽默感.....	12
论趣.....	19
论梦想.....	22
论心灵欢乐.....	27
诗样的人生.....	32
人类是唯一在工作的动物.....	34
悠闲生活的崇尚.....	39
人生的归宿.....	43

2 婚恋与家庭

灵与肉.....	49
论性的吸引力.....	52
理想的女性.....	59
恋爱与求婚.....	64
家庭与婚姻.....	69

妓女与姬妾.....	75
课儿小记.....	82
老年的来临.....	88

3 适意的享受

论肚子.....	101
学习怎样吃.....	110
茶和交友.....	120
论西装.....	127
论谈话.....	132
论解嘲.....	141
论握手.....	144
论坐在椅中.....	148
论躺在床上.....	153
论裸体.....	158
论买东西.....	162
住宅与庭园.....	165
乐园失掉了吗.....	172
大自然是一间疗养院.....	178
论游览.....	181
说避暑之益.....	190
秋天的况味.....	194
买鸟.....	196
记钓鱼.....	202

论树与石	206
论花与花的布置	216
论读书	221
论学问与知趣	230
艺术与消遣	232

4 人生的自由

盲志篇	245
我要本来面目的自由	250
我未曾做过的事	254
我喜欢同女子讲话	257
我的戒烟	260
看电影流泪	265
我的图书室	268
来台后二十四快事	272
我爱美国的什么	276
从人文主义回到基督信仰	282

1 快乐的人类

中国人最崇高的理想，就是做一个不必逃避人类社会和人生，而本性仍能保持原有快乐的人。

人生快乐的问题

生之享受包括许多东西：我们自己的享受，家庭生活的享受，树、花、云、弯曲的河流、瀑布和大自然形形色色的享受，此外又有诗歌、艺术、沉思、友情、谈话、读书的享受，后者这些享受都是心灵交通的不同表现。有些享受是显而易见的，如食物的享受，欢乐的社交会或家庭团聚，天气晴朗的春日的野游；有些享乐是较不明显的，如诗歌、艺术和沉思的享受。我觉得不能够把这两类的享受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一来因为我不相信这种区别，二来因为我要作这种分类时总是不知适从。当我看见一群男女老幼在举行一个欢乐的野宴时，我怎么说得出现在他们的欢乐中哪一部分是物质的，哪一部分是精神的呢？我看见一个孩子在草地上跳跃着，另一个孩子用雏菊在编造一只小花圈，他们的母亲手中拿着一块夹肉面包，叔父在咬一只多汁的红苹果，父亲仰卧在地上眺望着天上的浮云，祖父口中含着烟斗。也许有人在开留声机，远远传来音乐的声音和波涛的吼声。在这些欢乐之中，哪一种是物质的，哪一种是精神的呢？享受一块夹肉面包和享受周遭的景色（后者就是我们所谓诗歌），其差异是否可以很容易地分别出来呢？音乐的享受，我们称之为艺术，

吸烟斗，我们称之为物质的享受；可是我们能够说前者是比后者更高尚的欢乐吗？所以，在我看来，这种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欢乐的分别是混乱的，莫明其妙的，不真实的。我疑心这分类是根据一种错误的哲学理论，把灵和肉严加区别，同时对我们的真正的欢乐没有做过更深刻更直接的研究。

难道我的假定太过分了，拿人生的正当目的这个未决定的问题来做论据吗？我始终认为生活的目的就是生活的真享受。我用“目的”这个名词时有点犹豫。人生这种生活的真享受的目的，大抵不是一种有意的目的，而是一种对人生的自然态度。“目的”这个名词含着企图和努力的意义。人生于世，所碰到的问题不是他应该以什么做目的，应该怎样实现这个目的，而是要怎么利用此生，利用天赋给他的五六十年的光阴。他应该调整他的生活，使他能够在生活中获得最大的快乐，这种答案跟如何度周末的答案一样地实际，不像形而上的问题，如人生在宇宙的计划中有什么神秘的目的之类，那么只可以作抽象而渺茫的答案。

反之，我觉得哲学家在企图解决人生的目的这个问题时，是假定人生必有一种目的的。西方思想家之所以把这个问题看得那么重要，无疑地是因为受了神学的影响。我想我们对于计划和目的这一方面假定得太过分了。人们企图答复这个问题，为这个问题而争论，给这个问题弄得迷惑不解，这正可以证明这种工夫是徒然的、不必要的。如果人生有目的或计划的话，这种目的或计划应该不会这么令人困惑，这么渺茫，这么难于发现。

这问题可以分做两个问题：第一是关于神灵的目的，是上帝替人类所决定的目的；第二是关于人类的目的，是人

类自己所决定的目的。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不想加以讨论，因为我们认为所谓上帝所想的东西，事实上都是我们自己心中的思想；那是我们想像会存在上帝心中的思想，然而要用人类的智能来猜测神灵的智能，确实是很困难的。我们这种推想的结果常常使上帝做我们军中保卫旗帜的军曹，使他和我们一样地充满着爱国狂；我们认为上帝对世界或欧洲绝对不会有“神灵目的”或“定数”，只有对我们的祖国才有“神灵目的”或“定数”。我相信德国纳粹党人心目中的上帝一定也带着卐字的臂章。这个上帝始终在我们这一边，不会在他们那一边。可是世界上抱着这种观念的民族也不仅日耳曼人而已。

至于第二个问题，争点不是人生的目的是什么，而是人生的目的应该是什么；所以这是一个实际的而不是形而上学的问题，对于“人生的目的应该是什么”这个问题，人人都可以有他自己的观念和价值标准。我们为这问题而争论，便是这个缘故，因为我们彼此的价值标准都是不同的。以我自己而论，我的观念是比较实际，而比较不抽象的。我以为人生不一定有目的或意义。惠特曼说：“我这样做一个人，已经够了。”我现在活着——而且也许可以再活几十年——人类的生命存在着，那也已经够了。用这种眼光看起来，这个问题便变得非常简单，答案也只有一个了。人生的目的除了享受人生之外，还有什么呢？

这个快乐的问题是一切无宗教的哲学家所注意的重大问题，可是基督教的思想家却完全置之不问，这是很奇怪的事情。神学家所顾虑的重大问题，并不是人类的快乐，而是人类的“拯救”——“拯救”真是一个悲惨的名词。这个名词

是拯救

定数

在我听来很觉刺耳，因为我在中国天天听见人家在谈“救国”。大家都想要“救”中国。这种言论使人有一种在快要沉没的船上的感觉，一种万事俱休的感觉，大家都在想全生的最好方法。基督教——有人称之为“两个没落的世界（希腊和罗马）的最后叹息”——今日还保存着这种特质，因为它还在为拯救的问题而烦虑着，人们为离此尘世而得救的问题烦虑着，结果把生活的问题也丢掉了。人类如果没有濒于灭亡的感觉，何必为得救的问题那么忧心呢？神学家那么注意拯救的问题，那么不注意快乐的问题，所以他们对于将来，只能告诉我们说有一个渺茫的天堂；当我们问道：我们在那边要做什么呢，我们在天堂要怎样得到快乐呢，他们只能给我们一些很渺茫的观念，如唱诗，穿白衣裳之类。穆罕默德至少还用醇酒，多汁的水果，和黑发、大眼、多情的少女，替我们画了一顿将来快乐的景象，这是我们这些俗人所能了解的。如果神学家不把天堂的景象弄得更生动，更近情，那么，我们真不想牺牲这个尘世的生活，而到天堂里去。有人说：“今日一只蛋比明日一只鸡更好。”至少当我们在计划怎样过暑假的生活的时候，我们也要花些工夫去探悉我们所要去的地方。如果旅行社对这问题答得非常含糊，我是不想去的，我在原来的地方过假期好了。我们在天堂里要奋斗吗？要努力吗？（我敢说那些相信进步和努力的人一定要奋斗不息，努力不息的）可是当我们已经十全十美的时候，我们要怎样努力，怎样进步呢？或者，我们在天堂里可以过着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无忧无虑的日子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在这尘世上学过游手好闲的生活，比为将来永生生活做准备，岂不更好？

如果我们必须有一个宇宙观的话，让我们忘掉自己，不要让我们的宇宙观限制于人类生活的范围之内。让我们把宇宙观扩大一些，把整个世界——石、树和动物——的目的都包括进去。宇宙间有一个计划（“计划”一词，和“目的”一样，也是我所不欢喜的名词）——我的意思是说，宇宙间有一个模型；我们对于这整个宇宙，可以先有一种观念——虽然这个观念不是最后固定不移的观念——然后在这个宇宙里占据我们应该占的地位。这种关于大自然的概念，关于我们在大自然中的地位的观念，必须很自然，因为我们生时是大自然的重要部分，死后也是回返到大自然去的。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和历史都给我们许多良好的材料，使我们可以造成一个相当良好的观念（如果我们不作草率的推断）。如果在宇宙的目的这个更广大的观念中，人类所占据的地位稍微减少其重要性，那也是不要紧的。他占据着一个地位，那已经够了，他只要和周遭自然的环境和谐相处，对于人生本身便能够造成一个实用而合理的观念。

以放浪者为理想人

在我这个有着东方精神也有着西方精神的人看来，人类的尊严是由以下几个事实所造成；也就是人类和动物的区别。第一、他们对于追求智识，有着一种近乎戏弄的好奇心和天赋的才能；第二、他们有一种梦想和崇高的理想主义（常常是模糊的、混杂的，或自满的，但亦有价值）；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们能够利用幽默感去纠正他们的梦想，以一种比较健全的现实主义去抑制他们的理想主义；第四、他们不像动物般对于环境始终如一的机械地反应着，而是有决定自己反应的能力，和随意改变环境的自由。这一点就是说人类的性格生来是世界上最不容易服从机械律的；人类的心思永远是捉摸不定，无法测度，而常常想着，怎样去逃避那些发狂的心理学家和未有夫妇同居经验的经济学家所要强置在他身上的机械律，或是什么唯物辩证法。所以人类是一种好奇的、梦想的、幽默的、任性的动物。

总之，我对人类尊严的信仰，实是在于我相信人类是世上最伟大的放浪者。人类的尊严应和放浪者的理想发生联系，而绝对不应和一个服从纪律、受统驭的兵士的理想发生联系。这样讲起来，放浪者也许是人类中最显赫最伟大的典型，